



秋分编竹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4级11班 任馨娣

家乡的秋天，总是被秋分分成两半。一半白昼，一半长夜；一半秋阳，一半微凉；一半层林尽染，一半落叶纷纷；一半是药香绵延，一半是竹菊正盛。而外婆总是静静地坐在门口，将这每一半都镶入手里的竹编中。

秋分过后，雷声渐渐隐去，小虫已准备蛰伏入土。每当风从枝头穿过，带来一丝凉意时，总能看到外婆坐在门口静静地编着竹编。竹条纵横穿插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响声，仿佛与微风形成合奏。我凑上前去，外婆眼底漾起融融笑意：“想编吗？下次跟我一起来。”“好呀！”我立刻应了下来。

等到次日，秋分的日光刚挣脱云层，薄雾还未从山间退去，我和外婆已背起竹篓，拿着箴刀向大山进发。溪流在山间流淌，穿梭在大小不一的石间，清风徐来，卷起竹叶在林中盘旋。正当我愣神时，外婆已拿起箴刀开始挑选竹材——太硬的不行，太厚的不行，太短的也不行。直到竹林中传来阵阵脆响，有力地在竹腔中震动。风掠过竹林，掀起翠绿的竹叶，给林间雾气带来阵阵波动。我和外婆合力将竹子砍下，外婆用箴刀在竹子上划开一条缝，沿着缝隙将竹子劈为两半。我学着外婆的动作，把竹子分为好几段，背上竹篓向山下走去。

到家后我们便开始劈箴，外婆耐心地教我。先用大拇指托住小刀下方，手握住刀柄斜着慢慢向下划过，一片薄薄的竹片就形成了。我好奇地拿着竹片打量，并将它举过头顶。阳光洒下来，竹片被阳光照得金黄，仿佛一层薄纱，兜住了正午的暖阳，也兜住了秋分的微凉。竹片经过清水浸泡后，我们便开始编竹扇。

我和外婆坐在小院竹凳上，秋日暖阳穿过树叶，在她鬓角的白发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外婆粗糙的手指捏着薄如纸片的竹箴，手腕轻轻翻转，竹箴一上一下在指尖挑压穿梭。竹箴发出沙沙轻响，淡淡竹香弥漫在空气中。我静静坐在旁边，学着外婆的动作，但做出来的竹扇却不尽如人意。外婆将她制作的竹扇送给我，我摸着竹扇上的凹凸痕迹，与外婆相视一笑。

如今晚风拂过，思绪拉回。我轻轻摇动着手里的竹扇，熟悉的竹香扑面而来。当年外婆裹着秋风的每一份爱，仿佛都被我握在手里。

评语

文章以秋分为轴，以竹编为线，将外婆的手艺、山间的竹材、小院的午后串成一条完整的叙事链。结构上从“看外婆编”到“跟外婆学”再到“自己动手”，最后回到如今“摇着竹扇”，时间线清晰，层次自然。

语言上，小作者善用短句和排比。“一半秋阳，一半微凉”“太硬的不行，太厚的不行，太短的也不行”，这些句子不堆砌辞藻，靠节奏制造韵律。同时，感官描写很扎实——竹条的“沙沙”声、竹箴的“摩挲”触感、竹香的“淡淡”气味，让读者能跟着文字一起看、听、闻、摸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李书凌)

三个“不行”，用最朴素的语言写选竹的标准。没有用“外婆经验丰富”等文字，却让读者感受到外婆的判断是“刻”在手里的。

竹片薄而透光，确实像能兜住什么；而“兜住暖阳”和“兜住微凉”又把触觉代入。薄薄一片竹箴，同时装着温度和时节，这个意象既轻又重，不刻意，但余味很长。

开篇用“一半……一半……”的排比，把秋分的光、温、景、味全部分成两半。句式工整，读起来不拗口，因为每一半的内容都在变化——从时间到温度，从视觉到嗅觉。最后落在“外婆总是静静地坐在门口”，前面所有的“分”都是为了衬托外婆的“合”——她把所有的一半都编进竹编里。

竹扇上的“凹凸”，既是编竹时留下的物理痕迹，也是手艺传递中的某种印证。

